

爱情、婚姻、家庭，是存在于人类，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和参与的大事。笔者采撷下这一组畸形的婚恋故事，不是为了猎奇与消遣，更不是为一些泛滥着色情的刊物帮闲，而是通过他（她）们的境遇、经历，从泪与血中，给人以启悟与深省。当您轻松的走近他们，兴许能找到知音与朋友。已经热恋和正在热恋的情侣及无爱的夫妻以及将要热恋的朋友，在这个参照面上打量他（她）们的同时，亦可审视自我。

补声怀 著

# 第三者

也有苦恼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5(2)

# 第三者也有苦恼

补声怀 著

②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第三者也有苦恼

补声怀 著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 字数：239千

1996年11月第一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册

ISBN 7-204-03184-9/I·543 定价：10.80元（全三册）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扭曲人性的欲望 .....     | ( 1 ) |
| 紫色的三角恋 .....      | ( 2 ) |
| 洞房花烛夜,新郎出走了 ..... | ( 5 ) |
| 大展泼风为哪般 .....     | ( 8 ) |
| 未成眷属的有情人 .....    | (10)  |
| 诗人“霍大侠” .....     | (12)  |
| 享受浪漫人生 .....      | (14)  |
| 奇特的交叉组合 .....     | (16)  |
| 独身的洒脱者 .....      | (18)  |
| “黄昏”的昭示 .....     | (20)  |
| 婚外恋者如是说 .....     | (50)  |
| 生活重负下的情侣 .....    | (53)  |
| 十二岁儿童作母亲 .....    | (55)  |
| 借鸡下蛋 .....        | (58)  |
| 深藏着粉红色的期待 .....   | (60)  |
| 美女之死 .....        | (63)  |
| 性爱与阴谋 .....       | (67) 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约会黄昏后 .....   | (70) |
| 苦恋鸳鸯 .....    | (73) |
| 求财赔妻 .....    | (77) |
| 丽珍婚变 .....    | (79) |
| 佼佼才女作女囚 ..... | (88) |

# 扭曲人性 De 欲望



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不仅冲击了城市现代文明的生活节奏，闭塞过久的山村贫民再不甘于那种单一无味的生活方式，他（她）们开始寻找色彩斑斓的“梦”，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、文化、精神生活。由于文化素质的差距，传统守旧观念的束缚，不少人不知不觉地走入了扭曲人性的生活“怪圈”，以致不能自拔。笔者采撷下这组扭曲人性的婚恋故事，不是为了猎奇与消遣，更不是为一些泛滥着色情的刊物帮闲，而是通过他（她）们的境遇、经历，从泪与血中，给人以启示与深省。

# 紫色的三角恋

小王和小陈,是好得可以同穿一条裤衩的朋友。同为汽车司机,同时援外归来,挣了四大件(电视机、录像机、电冰箱、录音机),外加三千美元。



小陈风度翩翩，社交广泛，口才出众。小王忠厚老实，言谈笨拙，相貌丑陋(姑娘语)。二位家都在山区农村，都想跳出穷山沟。小王在县城谈了位对象，出现吹灯危险，请求小陈帮他去做做工作，以求姑娘回心转意。小陈的口才与风度再加上国外归来的华侨味，很快征服了步城一群摩登小姐、风流女士。当小陈与小王一起去拜望小王对象时，这姑娘更坚定了与小王“拜拜”的决心，因为她也成了众星追月中的一颗星，迷上小陈了。

小陈不能使姑娘与小王继续谈下去，推之不去，便揽入怀中。一场下来，三人都陷入痛苦中。小陈受到舆论指责，同乡当面骂他不够义气。有人质问他：“你又不是找不着对象，为何非要夺人所爱？”而小陈还觉得姑娘玩弄了他，她和小王也做过床上事了，而在小王之前谁知还和别的男人“风流”过没有？往后呢？他想吹，又觉得已经付出了受众人指责的代价，再说对姑娘也有愧于良心。不吹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因为他完全可以找个条件更好的姑娘，在大城市安家。就这样处于两难境地中，大剂量的抽烟酗酒。

小王的滋味就不用赘述了，自己的心上人被人挖去已够刺激了，那娘们还当着自己的面与最要好的朋友亲吻拥抱，这是对他最大的伤害与凌辱。但他有泪只往肚里咽，勉强做出宽容大度状，对小陈还是可同穿一条裤衩，尽管心里有隔阂有醋意。这反而加重了小陈的痛苦，整日象小偷似的惶惶不安。

姑娘预感到自己控不住小陈，有一天他迟早会甩了自己，后悔当初还不如跟了小王好好谈下去。其实小王很宽厚，感情靠得住。她为追求一个人敢于献出自己的一切，以致二次怀孕、流产。自己悄悄去做人流手术，没人陪着，更没人照顾，孤单、羞愧、疼痛都得忍着，做完手术还得去上夜班，不让人怀疑和看出来，以致落下一身病。尽管如此，她也未必最终能得到一个好男人。这山望着那山高，站在那山还有更高的山峰。婚恋当然得“优化组合”，但也得先看看自己能爬多高的山。从高山上摔下来，方觉还是原来那座山结实可靠，这代价本是可避免的。

究竟还是小陈脑瓜管用，三杯下肚，他跟小王商量，姑娘已回心转意，还是还给你吧。

小王借着酒意，给了小陈左右两个耳光。当时有愤怒出诗人之说。愤怒还有出口才之功，小王挺流利的骂道：“你凭啥子这样践踏女人？她们不是物品，需要时借来用用，不用了物归原主，这次还了，下次还打算向谁借？别缺德，要谈就正儿八经的谈一个，别到处沾花惹草的，让同乡朋友都替你脸红。”

小阵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，他还是继续同其他的姑娘谈。可是，他这样能找到真正的爱情吗？！

# 洞房花烛夜 新郎出走了

1986年初夏，18岁的小周在茫茫黑夜中漫无目标的奔走着，他已在抽水井房躲了三天，饥饿和疲劳的强烈袭击使他昏倒了。小周的父母、“岳父岳母”及亲友们终于找到了他，将他押回家锁进了新房。被冷落的新娘（未办理结婚登记）用剪刀剪断新郎的绳子，又将点心和糖水递到新郎面前，委屈加心疼的泪水如叮咚泉水滚滚而出，直到把郎君的铁石心肠淋软。

小周虽不爱她，但对她有好感，况且第一次受到姑娘细心关照、体贴。她的脉脉含情与哀怨的目光由不得他不砰然心跳。少男少女特有的冲动与好奇被唤起，俩人就这样揭开了新婚之夜的秘密。小周兴奋紧张一会后又觉得那么无聊无味。他受文学的影响太深，不愿就这么按照父母传宗接代的愿望无爱无恨的过一辈子，想活得激昂有味一些，于是趁新娘睡熟后，他又越窗而逃。

18岁毕竟太嫩，18岁的生存能力也不强。小周在北大荒漂泊流浪了几个月后仍未找到长期定居之处，身上的两套衣服已不抵午夜秋凉，且发现那里也不是他幻想中的美好世界。一个念头闪过脑际：入伍去，在部队既可逃婚，又能闯荡一番。为了能报上名，又没钱买火车票，他便昼夜跋涉，碰着同向行驶的汽车便爬，爬不着汽车便步行。历尽艰辛，总算十天多行程1200华里回到了故乡。因“新郎”已回娘家，家里人并未阻止，他又顺利地到了部队，捆绑婚姻总算得以解除。



可过了两年,家里给他发来“母亲病重速回”的加急电报。回到家,才知父母又为自己订了婚。小周这次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拖延战术,他知道硬顶的代价,变得成熟老练了。再过两年(今年)春节探亲时,尽管小周与大龄青年沾不上边,但本地不少同龄的伙伴已有了孩子。父母指定的长他三岁的未婚妻在当地农村早到了做母亲的年龄。二老绝食三天逼他成婚,小周仍不答应。老父亲挂一根绳子上中梁,当着16个儿孙的面直往脖子上套。“未婚妻”及家人也配合发动逼婚攻势,兄嫂舅姑多方劝逼。小周屈服了,在父亲同意五年不逼他要孩子的前提下再次结婚了。小周归队后向我讲述了他的“蜜月”生活。“我和她达成了新婚协议:第一、不领结婚证;第二、不要孩子;第三、等两个弟弟结婚后各走各的

路。我现在已修炼到一种境界，身边躺着活生生女人，任她娇情万种，我就是不沾她，十七、八岁那种生理冲动已能克制。我倒怀疑自己那部分功能是否还健全。”

又过了些日子，县、乡政府彻底治理婚姻状况，发现不少有了两个孩子的事实夫妻仍未办结婚证，于是限三个月内补办。这下他的合法妻子喜出望外，决定生个孩子来拴住丈夫。谁知丈夫每夜总是和衣上床，妻为他解衣服，他便睡沙发。妻一丝不挂长跪不起，对他哭诉：“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你只要依了我，以后挣钱持家养孩子全不牵累你。你安心写你的文章，闯你的世界。能写出个名堂闯出个样子来，我不求跟你荣华富贵。你要成不了气候，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等着你……”小周心软了一半，解衣抱她上床，答应考虑过日子问题，可最后一道防线仍牢不可破。我骂他简直是个道貌岸然的畜生，在以另一种方式蹂躏妇女。他痛苦地回答：“这是没办法的事，我不爱她，无爱的性行为才是畜生所为。”不久，他将复员，准备去闯海南。有一个女人不知还要守多长时间的活寡。

守着包办的婚姻，无论对方爱不爱自己，也不管那爱有没有结果，都如神女峰般死守千年，以成为后代人的榜样，这是旧中国女性的特产，也是她们的悲哀。现在的中国姑娘们，即便成为这样的节妇烈女，恐怕后人也不会为你竖牌坊了，更不会有人效仿了。摒弃旧的观念，做个有爱也能够得到爱的活生生的人吧。觉醒吧，中国女性。

# 大展泼风为哪般

他叫弋平。九年前，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时便结了婚。那时，他曾为妻子的勤劳所感动。父母年老多病，妹妹尚幼。她承担了全家大部分家务，干农活抵得上壮汉子，对弋平也是情深意笃。可婚后不久，她的蛮横不讲理和不善处事，抵消了她大部分优点。但弋平看在妻子艰辛劳作和哺育孩子的份上，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调和着夫妻关系和家庭矛盾。可调和并未能改变她，反而使她变得越来越泼了。1987年底，弋平被转为志愿兵（现称专业军士）后，每月六十六元的工资寄60元给家里。小夫妻俩还跟父母一起生活，弋平总是把钱寄给父母，其妻大为不满，便到处宣扬丈夫把钱拿去塞了狗洞，讨了野老婆，给丈夫造成一种作风不正、喜新厌旧的道德谴责与舆论压力。弋平怕无端弄得声名狼籍后在部队受处分，便每月将工资改寄给妻子。尽管如此，他仍受到领导一次又一次不知内情的帮助教育及战友们的误解，妻子也进一步无事生非，他都认了，苦撑着这一段内外交困的人生。毗邻公安学校一位女教师得知他的情况后，给了他同情与安慰。这多少弥补了一些他婚姻生活的不幸。

1988年一场家庭变故进一步激发了夫妻矛盾。弋平父母长期不和，其母与人私奔了。弋妻便大加宣扬，唯恐弋家家丑不远扬。弋平妹妹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哥哥，弋妻又诽谤丈夫与妹妹通奸，这犹如受伤的心灵被插上了一把刀子，他无法再容忍，于是提出了离婚。

弋妻还嫌太便宜了丈夫，找到部队要求处理他，在连队和部队机关大院内又哭又吵又闹，编造事实说丈夫如何虐待她。当大家了解到真情

后，同情与指责颠倒了过来。于是她便砸连队窗户，在班排战士床上睡觉，搅得大家都不能休息。一天，雷阵雨袭来，弋妻又生出是非来。她将孩子拧哭后放到球场上淋雨。弋平冲上去将妻子摔倒在地，一顿拳脚加棍棒，狠狠发泄了一番淤积已久的痛苦。

弋平将妻儿遣送回家后，离婚不成，便跟那位渡暑假的公安学校女教师旅游了一番，可这一游并未使他得到任何解脱，反而带来了许多麻烦。无论他俩是否在旅游中干了传闻中飞短流长的风流韵事；无论他俩仅是朋友，还是婚外恋人；无论他俩的行为是否有悖于道德规范。弋平违背了军纪是肯定无疑了。他的妻子也把握住时机添盐加醋的写了份控诉书寄到该部上级纪委。于是弋平受到了严重警告和取消志愿兵调级资格的处理。

在法院受理弋平的离婚起诉时。弋妻一段泣不成声的倾诉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悲哀。“我担心他这没良心的转了志愿兵后早晚会甩我。就故意生出这些是非来，好让部队处理他复员，我就能跟他牢牢靠靠的过一辈子。吃不上皇粮亏了他，黄土也养人。我情愿苦点累点，养着他供着他，只要他对我好。”

唉，这女人，爱和寻觅爱的方式也真“奇特”！如果她爱而会爱，懂点爱的艺术，如果他细心一些，能够洞察妻子的良苦用心，他们本可作对恩爱夫妻。

没有爱情的婚姻和爱而不会爱都是令人痛苦的。如果能早去摆脱这种痛苦，又何尝不是幸事，这对男人，女人都是一样的。

# 未成眷属的有情人

黄伞，24岁，身高1.80米，英俊潇洒，风趣幽默，感情丰富，有着良好的军人素质和一定程度的知识修养。他的情人爱芬虽然是山区农村姑娘，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，但并不保守封建，受过高中教育，长相在乡里算是百里挑一。真可谓珠连璧合的一双。

小时候的爱芬瘦弱多病，作为表亲的黄伞总是充当她的保护神。12岁那年，爱芬被外村一群男孩围攻，小黄伞拿出几分少年英雄气概，帮爱芬解了围，自己额上却留下一条血口，俩人从此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依恋。星期天，寒暑假，他带她去捉螃蟹，挖黄鳝，掏鸟蛋，采野果子……好不快活。可天真烂漫两小无猜的时光很快的就过去了。待到他们明白近亲结婚的危害时，早已进入如胶似漆的热恋中。

为让时光淡化这段炽情，他毅然入伍了。在新兵连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她写信声名只能是兄妹关系。可他紧接着又割破手指，在她送的一条手绢上抄下一首古诗：“上邪，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……。”没有她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那么难熬。黄伞要么工作，要么就坐下来给她写情书。两年中竟写了249封信，却一封也未寄出。

三年后，黄伞经教导队培训后被提干。回到家乡，他提醒她该找对象了。可当爱芬为恋人洗衣服无意间发现抄在手绢上的血诗时，三年的努力付诸东流。小小手绢引爆了压抑了三年的炽情。那一夜，他俩在竹林里呢喃了许久许久。她瘫软在他怀里越推越绵软越推越粘连：“伞，我的伞，你不能让我跟你白好一场啊！今生不能成婚，我到黄泉等你，在我身上留个纪念吧，以后就是死了，这辈子也算是值得了。”理智终未能控

制住感情，他俩在竹林享受了人生中最美妙最神秘最圣洁的一刻。

他俩双双跪在父母跟前，请求让他俩结婚后不要孩子，可遭到了父母坚决反对。

同时，理智也使他们明白一旦成婚，所带来的危害会是巨大的。终于，他们下决心分手了。但感情的线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剪断的。他们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。

黄伞归队的头天晚上，爱芬哭得好伤心好伤心，任他怎么哄也止不住眼泪，结果俩人一起哭。他们的交往终于引出了麻烦，有人告到了部队，为不影响他的前途，她死活不承认他们的关系，独自顶着八面来风。一天黄昏，顶不住感情重压的她悄悄走向一座山崖，就在她即将跳下去的一瞬，一位善良的一直爱恋着她的男人抱住了她：“人活一口气，别人不让你好好的活，你偏要活下去。”就这样她又活了下来，并嫁给了他，但她的心中仍爱着黄伞，对此，他给以理解，默默的配合。

黄伞在部队就象是换了一个人。白天，他一头扎进工作堆就象拚命三郎，一到工作完就象霜打了一般，一上床便蒙着头哭，不让人看见听见。一个星期天，一位战友为他晒被子时发现一片血渍，几个人强行扒开他衣服，发现他胸膛上有10来条小刀划的口子，他掩饰说是铁丝网挂的。负罪感和失落感同时压迫着他，而他又紧紧捂住这痛苦不让它窜出来。探亲时，十多个姑娘被他赶走了。还是他心中的女神救了他：“伞哥，你要闯出个样来，才对得起我。快26岁了，应该找个合适的姑娘成个家，妹妹才放心。”黄伞回到部队也真豁上了，不久便给她寄来一枚军功章。新近拿到了全国成人自学大专文凭。据有关部门透露，很快他将被提升当连长……

我同情这对炽热的悲剧恋人，更为他们真挚的爱情所感动。但我还不希望更多的痴情女去效仿他们。终究，在很多时候，理智必须战胜情感。

可喜的是，最终，他们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
# 诗人“霍大侠”

“权力、金钱主宰着当今社会。如果二者得一，我要征服半个世界。”这是“霍大侠”的宣言。他姓贺，与霍元甲的“霍”读音相近。称“大侠”，绝不是武功超凡，实乃一才子。只因他经常狂言迭出，于是朋友们送了这么个诨号给他。他曾宣称，如果我步入仕途，那么我早晚会坐在高位上。

不过狂归狂，这小子才华的确横溢。什么哲学，经济理论，文学，美学、社会心理学，都能视朋友为群氓滔滔演讲。朋友们既讨厌他又佩服他。免不得对他进行一番攻击，被此一激，他愤笔为诗，要拿点真家伙唬唬人。他还真行，很快在百万“地下诗人”中脱颖而出，他的名字跳荡在全国多种大型刊物上，那些诗还真有点气吞山河的气势。待名气沸沸扬扬起来，他又突然不作诗了，立志要做百万富翁，首先找个有钱的老婆。

诗人！诗人何该受穷！穷，穷有一身傲骨！那是自我安慰。傲骨不如排骨。排骨能熬汤喝。排骨要钱买。诗人没有钱。诗人不如个体户。

他向来雷厉风行，发了宣言便会立即行动。于是便恋爱了，于是便结婚了。

妻子是个纯情少女，乖巧、温柔、贤惠，不过这在他眼里是个附带因素。也直言不讳的向新娘子坦白，我盯住了你的钱，更看上了你会做生意的哥哥。我需要钱，钱能帮我出诗集，钱能帮我订报刊买书籍。钱能帮我周游文坛，参加笔会诗会改稿会。能买来威风气派虚荣自我价值。钱